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雄末路

Conan Doyle, A.

柯南·道尔 著

李龙珠 主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雄末路


Conan Doyle, A.

柯南·道尔 著

李龙珠 主编

译审：胡冬宁 赵国鑫 刘肇鹏 赵景民
翻译：陈先贵 张利新 佟光耀 王芳
石宏丽 张微 吕桂兰 郭树良
赵金萍 赵贵山 罗伟 臧健
李杰 石宏强 石爱林 李亦辉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末路/(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
李龙珠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12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5347-7950-3

I.①英… II.①柯… ②李… III.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7459号



出版人 李国海
责任编辑 邵培松
实习编辑 刘丽娜
责任校对 牛志远
美术编辑 张帆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16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7.75

字 数 161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洛阳市高新区丰华路三号

邮政编码 471003

电话 0379-64606268

目 录



1

圣佩德罗之虎



23

硬纸盒



40

红圈会



57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79

91

108



英雄末路

恶魔的脚印

最后致意

圣佩德罗之虎



第一章 约翰·斯考特·艾克斯的离奇经历

我在记事本中发现,那是 1892 年 3 月末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我们正吃午饭的时候,福尔摩斯收到了一份电报,他马上潦草几笔写了回复。后来,虽然他一言不发,但是看起来一直在思量这件事,他站在壁炉边,吸着烟斗,时不时地看看手里的电文,脸上带着思考的神情。突然,他转过身来,用调皮的眼光望着我。

“华生,假如你是一位作家,”他说,“你会怎么定义‘诡异’这个单词?”

“奇怪——不同寻常。”我解释说。

听了我的定义,他摇了摇头。

“这个词的含义肯定要比这丰富得多,”他说,“它还带有悲惨和可怕的意味。如果你回想一下那些长期折磨公众的故事,你就会认识到一些‘诡异’事件往往会发展成‘犯罪’。想一想‘红发会’那件事吧,一开始就表现出诡异的因素,而结果是铤而走险的抢劫。另外,‘五个橘核’那件事也非常诡异,却直接导致了一场命案。我一听到这个词就感到警觉。”

“电报上有这个词吗?”我问道。

他大声地读起电文来。

偶遇极度难以置信且诡异之事。可否向您请教？

——斯考特·艾克尔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发这电报的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问。

“噢，当然是男的。女人就不会发这种预付回件费用的电报，她自己就找上门来了。”

“你想见他吗？”

“我亲爱的华生，你知道自从我们把卡卢塞斯上校关起来以后，我的生活变得多么枯燥。我的脑子就像一架空转的机器，由于没有要制造的东西，也没有要完成的任务，而把自己撕扯成碎片。人生平淡，报纸上的内容又是那么枯燥乏味；冒险和浪漫似乎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绝迹了。那么，请你告诉我，不管这个事情是多么微不足道，我是否应该调查它？不过现在，除非是我判断失误，否则这应该是我们的客户上门来了。”

楼梯上传来了谨慎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一位身材魁梧、高大结实的人被带进了房间，他的胡子有些花白，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让人不禁肃然起敬。他沉静的神色和高傲的举止说明了他的身世。从他的鞋罩到金丝边眼镜，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保守党人、一位教徒、好公民、严守道义的正统派和守旧派。不过，某些令人震惊的经历干扰了他原有的镇静，这在他竖起的头发上，因为生气而发红的脸上和慌张、激动的举止上可以看出蛛丝马迹。他马上直奔主题谈起自己的事。

“我遭遇一件十分奇怪和令我不悦的事，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我有生以来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不成体统，骇人听闻。我必须做出解释。”他暴跳如雷地说。

“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你请坐。”福尔摩斯安慰着对他说，“首先，我能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吗？”

“哦，先生，这件事不适合让警察插手，不过，当你听我把话说完，你也会承认我是不能对它置之不理的。我对于私人侦探这一行当的人从来都不感兴趣，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听说过你的大名——”

“是这样。不过，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不马上赶来呢？”

“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看了一眼手表。

“现在是2点1刻，”他说，“你的电报是在1点钟左右发出的。如果不知道你从一大早就被这件事困扰，那么，谁也不会在意你这身打扮的。”

我们的客户理了理他没有梳过的头发，又摸了摸胡子拉碴的下巴。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对了。我丝毫没有想过要梳洗打扮。离开那所房子是我

求之不得的事。但是在来之前我曾四处打听,我去找过房产经纪人,你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已经支付过房租了,威斯特里亚寓所的一切都很正常。”

“喂,喂,先生,”福尔摩斯笑了起来,“你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一样,有个坏习惯,总是在讲故事的时候添油加醋,把最糟糕的结尾提前说出来。请你整理一下思路,按照顺序把事情讲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甚至靴子和背心的扣子都没有扣好就跑过来向我们寻求帮助?”

我们的当事人可怜巴巴地审视了一下自己很不正常的衣着。

“福尔摩斯先生,我看起来是很不像话。因为在我的人生中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不过,当我把事情讲完,你就会承认,我的这些表现是情有可原的。”

他的话还没有出口就被打断了。门外传来了一阵喧闹声,赫德森太太把门打开,带进来两位警察模样的壮汉,其中之一就是苏格兰场大名鼎鼎的葛来森警长,他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在警界,他称得上是一位能人。他和福尔摩斯握手,把身边的同事引荐给他,那人是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俩一起追踪,结果追到了这里。”葛来森那双猎狗般的眼睛盯着我们的来访者。“你就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吧?”

“是的,我是。”

“我们已经追了你一个早上了。”

“毫无疑问,你们一定是通过电报找到他的。”福尔摩斯说。

“福尔摩斯先生,一点不错。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得到这份电报,就直接赶过来了。”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追踪我呢?你们想干什么?”

“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们想要一份供词,是关于昨天晚上导致厄榭附近的威斯特里亚寓所里居住的阿罗伊苏斯·加西亚先生死亡原因的。”

我们的当事人瞪着眼睛从椅子上坐起来,吓得脸上毫无血色。

“死亡?你是说他死了吗?”

“是的,先生,他死了。”

“怎么死的?出了什么事?”

“谋杀,如果世界上果真发生过谋杀的话。”

“噢,上帝啊!太糟糕了!你不会怀疑——怀疑是我干的吧?”

“在死者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封你写给他的信,我们通过这封信得知你曾计划昨晚到他家里过夜。”

“是的。”

“噢,你在那里过夜了,是吗?”

警官把记事本掏了出来。

“等等，葛来森，”福尔摩斯说，“你想要的就是一份证词是吗？”

“我有责任提醒斯考特·艾克斯先生，他的证词可以用来控告他。”

“你们进来的时候，艾克斯先生正要和我们讲这件事。华生，我觉得一杯白兰地和苏打水对他没什么坏处吧。现在，先生，这里增加了两位听众，请你不要在意，继续把刚才被打断的叙述讲下去。”

我们的当事人大口喝着白兰地，脸上的肤色渐渐红润了起来。他用疑惑的目光瞥了一眼警察手里的记事本，然后开始叙述他那段极不寻常的经历。

“我是一名单身汉，”他说，“因为我好交际的个性，所以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姓麦尔维尔的人，是一位退休的酿酒师，他住在肯辛顿的阿伯马尔大厦。几个星期以前，我在他那里结识了一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在我看来，这个年轻人有着西班牙血统，和大使馆有些联系。他英语说得很好，仪表不俗，是我见到过最英俊的人。”

“就这样这位年轻人和我成了朋友。从一开始，他似乎就特别看重我，我们刚认识两天，他就到里街我的住所来拜访我。这样一次又一次，最后，他邀请我去他居住的威斯特里亚寓所里住上几天。这间寓所就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昨天晚上我到厄榭去赴约了。”

“在我去他家之前，他曾给我描述过那里的情况。他和一位来自他家乡的很忠诚的仆人住在一起，这个仆人照顾他每天的起居，还能说英语，替他管家。他家还有一位手艺非常棒的厨子，他说，他是在一次旅行中遇到这个人的，他是一个混血儿，能做一手好菜。我记得他说过在萨里的中心地带能找到这么一个住处很不容易，这一点我也很赞同，尽管这个房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奇怪很多倍。”

“我驱车到那里——在厄榭以南三千多米的地方。这幢房子相当大，背靠大路，一条弯曲的车道通到门口，两旁是以常绿的灌木。这幢房子非常古老，而且年久失修，看起来摇摇欲坠。马车停在长满杂草的车道上，当我看到由于常年风吹日晒已经变得斑驳不堪的大门时，我迟疑了一下，考虑到拜访这样一位刚刚结交，还不明根底的朋友是否明智。不过，他亲自来开的门，非常热情地迎接我。他把我交给一位神情忧郁、面色黝黑的男仆，由他给我带路，提皮包，把我带进为我准备的卧室。整个房子都让我感到压抑。我们面对面共进晚餐，尽管男主人竭尽全力地献殷勤，但是他的精神似乎一直在被什么事情困扰着，谈话也变得口齿不清，含糊其词，让我无法理解。他不停地用手指敲打桌子，咬噬指甲，让我感觉他既紧张又不耐烦。晚餐的菜品也不怎么样，服务也不周到，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仆人脸色阴沉，实在让我倒胃口。我向你保证，那一晚有很多次我都想找个借口回里街。”

“我想起来了一件事，可能和你们二位正在调查的案件有关，当时我并没在意。晚餐快结束的时候，仆人递给他一封信。我注意到，他看过之后，似乎比从前更加心不在焉，变得更加古怪异常了。他不再继续装模作样地和我寒暄，而是默默地坐

着沉思，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不过，他并没有向我透露纸条上的内容。大约 11 点钟，我很高兴可以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加西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当时房间是黑的——他问我是否按过铃，我说没有按过。他表示了歉意，说这么晚还来打搅我，并说现在已经是将近 1 点了。后来，我就睡着了，一夜睡得很香甜。

“现在我要讲到最惊人的部分了。我醒来时已经是天光大亮了。我看看手表，已经快 9 点了。我曾要求仆人 8 点钟的时候叫醒我，可是很奇怪他竟然忘记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按铃呼叫仆人，却没有回音。我又按了几次铃，还是没人理我，我想，一定是铃坏了。我胡乱穿上衣服，憋了一肚子气地走下楼梯，想让仆人给我送些热水来。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惊讶的程度，我竟然没有找到一个人。我在大厅里喊，也没有人回答。然后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人，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的。男主人在前一天晚上曾经把他住的房间指给我，所以我敲了敲那扇房门，没有回应。我扭动门把手推门走了进去。这个房间也是空空如也，床上根本就没人睡过。他和他的人都走了。这个外国人和他的外国男仆、外国厨子，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我到威斯特里亚寓所的拜访就这样结束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搓着手，一边轻声笑，并把这桩奇怪的事件收录到他记载奇闻异事的手册之中。

“依我看来，你的这次经历真是太离奇了，”他说，“先生，我可否问一句，接下来你又做了些什么？”

“我很生气。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成了一场恶作剧的受害者。我把我的东西装起来，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上，提着行李就离开了那里，赶往厄榭。我去找了镇上主要的房地产经纪艾伦兄弟商号，在那里得知这个别墅确实是他们租出去的。这让我猛然想到，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不可能仅仅为了耍弄我，也许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逃租。现在已经到了 3 月末，这一季度的结账日就要到了。但是我的这个假设也不成立。经纪人对我的警告表示感谢，但他告诉我房租已经提前付过了。后来我进城去了西班牙大使馆，那里的人说不认识这个人。从大使馆出来，我又去找麦尔维尔，就是在他那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加西亚。但是他比我更不了解加西亚的底细。后来，我收到你给我的回电就来找你了，因为我知道你擅长解决各种疑难问题。但是现在，警长先生，从你们进来的时候所说的话，我知道这个故事还没完，悲剧已经发生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除了我告诉你们的之外，关于这个人的死亡我是一无所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协助警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法律效劳。”

“斯考特·艾克斯先生，我相信——这一点，我非常相信，”葛来森警长亲切地说，“我可以肯定地说，你所说的一切都和我們掌握的事实非常接近。例如，在晚餐的时候他收到一封信。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封信后来被怎么处理了？”

“是的，我注意了。加西亚把它团起来扔到了壁炉里。”

“贝尼斯先生,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

这个乡镇侦探是一位红脸的汉子,身材矮胖、壮实,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隐藏在眉头和脸颊的皱纹间,这才不至于让他的脸显得粗俗和野蛮。他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折叠过、已经褪色的纸片。

“福尔摩斯先生,他把信扔到了炉子后面的格栅处。这张没有烧过的纸是我在炉子后面找到的。”

福尔摩斯露出欣赏的笑容。

“你一定非常认真地检查了整栋房子才把这么一个小小的纸团找到的。”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一贯的作风。葛来森先生,我可以读吗?”

伦敦警长点点头。

“信写在普通的白纸上,没有水印,纸张大小只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是用短刃剪刀把一页纸横竖剪两下裁下来的。它被折过三次以上,用紫色的蜡封口,上面用平整的椭圆形东西匆忙地盖压过。纸条是写给威斯特里亚寓所的加西亚先生的。上面写道:

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和白色。绿色是开,白色是关。主楼梯,第一个走廊,右边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

——D

“这是女人的笔迹,是用一支细尖儿的钢笔写上去的,但是地址上的字用的是另一支钢笔,由另一个人书写。字体又粗又大,你看看。”

“十分奇怪的信,”福尔摩斯看了看,说,“我真佩服你,贝尼斯警官,你对这封信的检查真是细致入微。或许我还可以再补充几个细节。那个盖在蜡上的椭圆形的封印应该是一个袖扣——还有什么东西是这个形状呢?剪刀应该是折叠的指甲剪。虽然所剪的两刀距离都非常短,但你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两处剪开的地方都有明显的弯曲。”

这位乡镇侦探咯咯笑了起来。

“我以为我把一切都考虑在内了呢,不过还是有点遗漏,”他说,“说实话,从这封信中我看不出什么,只知道确实发生了些事情,还有就是照例牵扯到一个女人。”

斯考特·艾克斯先生他们在听他们谈话的时候,表现得坐立不安。

“我很高兴能找到这封信,因为它证实了我的叙述,”他说,“不过,我想知道,加西亚先生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家里的人到底怎样了。”

“至于加西亚,”葛来森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今天早上在距离他家1千多米的奥特斯肖特空地上,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头被打碎,脑浆迸裂,可能是用沙袋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击打的,因为他的头颅不是一般的受伤而是碎

裂了。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周围400米之内没有人家。很明显，开始，他是被人从后面袭击的，不过，袭击者继续打他，直到他死了。这是一场疯狂的攻击。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脚印或其他线索。”

“是抢劫吗？”

“不是，没有抢劫的迹象。”

“太惨了——又悲惨又可怕，”斯考特·艾克斯先生悲痛地说，“但这件事对我来说也太残酷了。男主人深夜出行而遭遇不测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怎么会卷入这样一场案件中呢？”

“很简单，先生，”贝尼斯警官回答，“在死者身上找到的唯一物证就是你写给他的一封信，信的内容说明在他死亡的当晚，你和他在一起。正是信封让我们知道死者的姓名和居住地址的。今天早晨9点多，我们才赶到他的住宅，并发现房子里空无一人。我一边检查威斯特里亚寓所，一边给伦敦的葛来森警长打电话，约好一起追踪你的下落。然后我进城，和葛来森先生会面后，就一起到这里来了。”

“现在我想，”葛来森站起来说，“最好是公事公办。斯考特·艾克斯先生，你和我们去警察局走一趟，让我们把你的证词记录下来。”

“当然，我可以马上动身。不过，福尔摩斯先生，我仍然聘请你为我服务。我希望你不惜花费任何代价也要把案件弄得水落石出。”

我的朋友把脸转向那位乡镇警探。

“我想，贝尼斯先生，你不会反对跟我合作吧？”

“当然不会，先生，我感到很荣幸。”

“看起来你这个人做事果断，有条不紊。我想问一下，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

“半夜1点以后他就在那里了。当时正下着雨，他应该是在下雨之前死去的。”

“贝尼斯先生，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当事人叫起来，“我不会听错他的声音。我发誓半夜1点钟的时候，他正在我的房间和我说话呢。”

“很奇怪，但是并非不可能。”福尔摩斯笑着说。

“你有什么线索吗？”葛来森问道。

“从表面上看，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尽管案情非常新颖有趣。在我斗胆说出我的想法之前，还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另外，贝尼斯先生，在你检查他的房子的时候，除了这张纸条，还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侦探用很特别的眼神望着我的朋友。

“是的，”他说，“有一两件很奇怪的东西。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事，我会恭候你的拜访并愿意亲耳听你的高见。”

“我听候你的吩咐，”福尔摩斯一边按响了铃，一边说，“哈德森太太，请把这几位先生送出去，把这封电报交给送信的小男孩。让他先付5个先令作为回电的费

用。”

客人走了之后，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福尔摩斯的烟抽得很凶，他锐利的眼睛上面双眉紧锁，头向前伸着，表现出特有的急切姿态。

“噢，华生，”他突然转头看着我，说，“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

“我对斯考特·艾克尔斯的故事弄玄虚感到迷惑不解。”

“犯罪事件呢？”

“噢，从他的伙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和这起凶杀案件有关系，他们畏罪潜逃了。”

“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单从表面上来看，你必须承认，两个仆人合伙谋害他，而且是在有客人留宿的晚上袭击他，这一点很令人怀疑。在这一周的任何时间他们都是独自一人，他们想什么时候下手就什么时候下手。”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逃走呢？”

“确实。为什么要逃走？这是个大问题。另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的传奇经历。我亲爱的华生，要揭开这两个问题的实质，岂非超出了人的智力极限？如果能对那神秘信件上令人奇怪的文法做出合理解释，那么，也值得接受这样一种暂时的假设。如果我们接下来能了解一些新情况，并通过它们印证我们的假设，那这种假设就可以逐渐成为我们要找寻的答案。”

“不过，我们做的假设是什么？”

福尔摩斯半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

“亲爱的华生，你不得不承认，恶作剧的想法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结局所显示的那样，事情相当复杂，把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哄骗到威斯特里亚寓所里，是和这些事有联系的。”

“有什么联系呢？”

“让我们把它们串起来看。从表面上看，这位西班牙裔的年轻人和斯考特·艾克尔斯的奇怪而又发展迅速的友谊就很令人怀疑。推动这个友谊发展的恰恰就是这位年轻人。他在初识艾克尔斯的当天就赶往伦敦的另一头去拜访他，并且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到他邀请艾克尔斯去厄榭。现在，是什么原因让他结交斯考特·艾克尔斯呢？艾克尔斯能为他提供什么帮助呢？我看不出艾克尔斯这个人有什么魅力可言。他并不是特别聪明——不可能和这位机智的拉丁族人情投意合。那么，为什么加西亚在一群人中偏偏选定了他，是这个人适合他的某些需要吗？难道他有什么特别出众的能力吗？我觉得他有。他是那种传统而体面的英国人，作为见证人，他能给另外一个英国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已经看到，两位警官都不曾对他的证词提出质疑，尽管他所说的内容很不同寻常。”

“要他去见证什么？”

“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就没什么好见证的了，不过，如果事情朝另一个方向

发展的话,就可以。这就是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我懂了,他可以证明不在犯罪现场。”

“亲爱的华生,你说的没错。他需要有人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为了展开讨论,我们不妨假设威斯特里亚寓所里面的一家人正在蓄谋一件事情。无论他们企图做什么,我们都可以说,他们企图在1点钟之前走出去。很可能他们在钟上做了手脚,让斯考特·艾克斯去睡觉的时间比他认为的时间要早。但无论如何,可能当加西亚去告诉斯考特·艾克斯已经1点钟的时候,其实当时不超过12点。如果加西亚能够完成计划并在预定的时间里回到房间,他们无疑就会逃脱任何指控。我们这位无懈可击的英国人就可以在任何法庭上宣誓说被告一直都待在家里。这是对对付最糟糕情况的权宜之计。”

“是的,是的,我懂了。不过其他人怎么也消失了呢?”

“我还没有完全掌握事实,但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只就目前的材料争论显然是错误的,你不自觉地歪曲事实以适应自己的想法。”

“那封信呢?”

“信上是怎么写的?‘我们的颜色,绿色和白色’,听起来像赛马。‘绿色是开,白色是关’,这显然是暗号。‘主楼梯。第一个走廊,右边第七,绿色粗呢’,这是约会的地点。说不定事件的结尾会出现一个吃醋的丈夫。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约会。不然,她就不会说‘祝顺利’这样的话了。‘D’——这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

“那人是西班牙人。我想‘D’可能代表着多洛雷斯,是西班牙最普通的女性名字。”

“很好,华生,很不错——但是很难成立。一个西班牙人给另一个西班牙人写信的时候,该使用西班牙语才对。写信的人一定是个英国人。嗯,我们在那位优秀的侦探回来之前,只能耐下性子等待。同时,应该感谢一下我们的好运气,是它让我们从难以忍受的无聊中摆脱出来。”

在我们的萨里警官返回来之前,一封回电被交到福尔摩斯手上。福尔摩斯读完,刚要把它夹到笔记本里,这个时候,他瞥见了我期待的眼神。他笑着把电报递给我。

“我们在一群富贵人中间打转儿呢。”他说。

电报上罗列着一串姓名和地址:

哈比林爵士,住在丁格尔;乔治·福利奥特爵士,住在奥克斯肖特塔楼;治安官海因斯·海恩斯,住在帕蒂普雷斯;詹姆斯·贝克·威廉姆斯先生,住在富顿赫尔;亨德森先生,住在海伊加布;约书亚·斯通牧师,住在内特瓦尔士林。

“很明显,这要缩小我们调查的范围,”福尔摩斯说,“毫无疑问,贝尼斯,他办

事思路清晰，一定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案。”

“我还是不明白。”

“嗯，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加西亚在吃晚餐的时候收到的那张纸条其实是关于一个约会或者幽会的。现在，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话，为了去幽会，必须有一个人走上主楼梯，在走廊里找右手第七个门，所以，很显然这房子一定很大。而且我们还能确定，这所房子距离奥克斯肖特也就两三公里，因为加西亚是步行前往的，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他打算在1点钟之前及时赶回威斯特里亚寓所，以证明他不在现场。奥克斯肖特附近的大房子非常有限，我就采用了大家都知道的方法，给斯考特·艾尔克斯提到的那个房产经纪人发了电报，并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个名单。他们的姓名和地址都在这封电报里，线索的另一头一定就在他们中间。”

接近下午6点钟的时候，我们在贝尼斯警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厄榭美丽的萨里村。

福尔摩斯和我已经吃过晚餐，而且在布尔找到了舒适的住处。最后，我们和这位侦探一起前往威斯特里亚寓所。这是3月的一天，夜晚漆黑又阴冷，刺骨的寒风和雨点打在我们的脸上，恰到好处地映衬着我们走过的荒地和它指向的悲剧发生之所。

第二章 圣佩德罗之虎

我们在寒冷和凄凉中走了几公里，最后来到了一扇高大的木门前，门内是一条两旁种着栗子树的林荫大道。我们走过这条弯曲阴森的道路，来到一座低矮、黑暗的房子前面，在灰暗天空的映衬下，房子显得很是阴森。大门左侧的窗户里透出了一丝微弱的灯光。

“这里有一名巡警在值班，”贝尼斯说，“我去敲窗户。”他穿过草坪，用手在窗户上轻叩。透过朦胧的窗玻璃，我隐约看见一个男人从壁炉旁边的椅子上跳起来，屋内传来一声尖叫。过了一会儿，一个面色苍白、呼吸急促的警察把门打开，一支蜡烛在他颤抖的手上摇晃。

“瓦尔特，怎么了？”贝尼斯严厉地问道。

那个男人用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长舒了一口气。

“先生，你来了我真高兴。这个晚上太漫长了，我想我的神经都要崩溃了。”

“你的神经怎么了，瓦尔特？我原本以为你身上没神经呢。”

“嗯，先生，我是说这个偏僻、寂静的房子，还有厨房里那个奇怪的东西本来就够我害怕的了。当你敲窗户的时候，我以为它又回来了呢。”

“什么东西又回来了？”

“是鬼，先生，我就知道这么多。鬼就在窗口。”

“窗口有什么？什么时候？”

“大约在两个小时前。当时天刚黑下来。我坐在椅子上读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把头抬起来，但是我确实看到一张脸从最下面的窗户向里面张望。天啊，先生，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我在梦中都没见过这么可怕的脸。”

“啧啧，瓦尔特，这可不像是——一名巡警说的话。”

“我知道，先生，我知道。可是我吓坏了，先生，不承认也不管用。那张脸不黑也不白，先生，不是我知道的任何一种颜色，就像是陶土上泼了牛奶而出现的奇怪的渐变色。再说说脸的大小——比你的脸要大上一倍，先生。脸上的表情——瞪着两只大眼睛，眼珠乱转，露出一排白牙就像饥饿的野兽。我告诉你，先生，我连手指都不敢动一下，大气也不敢出，直到它突然消失。我追出去穿过灌木丛，感谢上帝，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瓦尔特，如果我不知道你的为人，就为这件事，我也会给你记上一笔黑账的。如果真遇到鬼，一个值班的巡警应该不会因为没被碰一根手指头而感谢上帝的。我想这件事不会是你的幻觉或者是错觉吧？”

“至少，这一点是非常容易搞清楚的，”福尔摩斯一边点燃了他的小手提灯一边说，“是的，”他迅速地检查了一番草地，然后说，“我认为，是47码的鞋。从脚的大小判断，他应该是个大个子。”

“他怎么样了？”

“看起来，他穿过灌木丛朝大路的方向跑了。”

“嗯，”警长一脸的严肃，若有所思地说，“无论他是什么人，无论他想干什么，现在，他已经走了，我们还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办。现在，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允许，我将带你查看一下这所住宅。”

几间卧室和起居室都没什么异常。很明显，房客随身带来的东西很少，所有的家具和生活用品都是房东留下来一起出租的。很多留下来的衣物上都留有高霍尔本的马克思公司的标记。已经给马克思公司发过电报了，他们回信说，他们除了收租金以外，对房客的情况一无所知。还有一些零碎的东西，几个烟斗、几本小说，其中两本书是西班牙语的，一只老式的手枪，还有一把吉他，算作他的个人财产。

“这里没什么，”贝尼斯手里拿着蜡烛，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查看，“不过，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请你集中精力看看厨房。”

厨房在这所房子的后面,房间阴暗,天花板很高,其中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草铺,很显然是厨子睡觉休息的地方。桌子上堆满了脏盘子和剩菜,是昨天晚餐后留下来的。

“看看这个,”贝尼斯说,“你怎么看?”他端着蜡烛,照着碗柜后面的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个皱巴巴的,已经干瘪的东西,很难说是什么。只能说它是黑色皮制的,非常像一个矮小的人形。最初看到它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经过处理的黑人小孩的干尸,后来,又觉得好像是一个变了形的猿猴。最后,我也搞不清它到底是动物还是人了。它身体的中部挂着两串白色的贝壳。

“很有意思——确实很值得玩味!”福尔摩斯注视着这个邪恶的遗骸,说道,“还有别的吗?”

贝尼斯默不作声地走到洗涮池旁边,用手上的蜡烛往前一照,我们看见一只白色大鸟的翅膀和身体被撕得七零八落,羽毛还在上面,满满地装满整个水池。福尔摩斯指了指被割下来的鸟头。

“一只白色的公鸡,”他说,“很有趣!这真是一件奇怪的案子。”

但是贝尼斯先生把最可怕的展览留到最后。他从水池下面拿出一只铝桶,里面装着血,又从桌上取来一只盘子,上面堆放着一些烧焦的骨头。

“是把什么东西杀掉,又烧焦了,这些是我从火堆里找出来的。今天早上我请来了一个医生,他告诉我这些东西不是人身上的。”

福尔摩斯笑了,双手互相搓着。

“我必须祝贺你,警长先生,你处理得很好,你的工作非常出色。我希望这样说不会冒犯你,你的能力胜过你获得的机会。”

贝尼斯警长的小眼睛露出了喜悦的光芒。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的不错。我们在这个地方难以得到高升,这种案子会给我们提供机会,我希望能处理好。你对这些骨头有什么看法?”

“是幼羊的骨头,要不就是一头小羊羔的。”

“还有那只公鸡呢?”

“很奇怪,贝尼斯先生,非常奇怪。可以说这件事不同寻常。”

“是的,先生,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很奇怪,做的事更奇怪。其中的一个人已经死了。难道是他的同伴跟踪他,并杀害了他吗?如果他们杀害了他,我们会把他们绳之以法的,因为每一个出港的码头都已经安排警力监视了。不过我可不这样看。是的,先生,我的看法有点不同。”

“你是自有主张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要自己处理。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捍卫我的荣誉。你已经有名望了,我还得为此而努力。我希望在这件事情之后,我能说,我没有依靠你的帮助独立破案,那样我会很高兴的。”